



有一种魔力，将他拽进了一个全新的音乐世界。“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的心跳都和音乐的节奏同步了。”林宇回忆起当时的场景，依然难掩激动，“我那时正被沉重的学业压得有点喘不过气，在几乎没顶的题海中，我仿佛找到了一个可以真正表达自己的出口。”

从那以后，林宇在学业之余，便一头扎进了摇滚的海洋。他开始疯狂地在网上收集各种摇滚专辑，从国内的黑豹、唐朝，到国外的披头士、皇后乐队……每一张专辑对他来说都是一个宝藏，“硬盘里有大概 10T 了吧。”林宇自己对自己这些年的收藏之丰也有点惊讶了。

在阿哲和林宇看来，摇滚是青春的呐喊，是自我的表达。摇滚不只是癫狂和暴躁，也不仅仅是一种音乐形式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，一种对自由、对理想的执着追求，鼓励人们在平凡的生活中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，用自己的方式去诠释世界。

摇滚可以是温柔治愈的

同样是 00 后的小雅的摇滚启蒙，是父亲车里循环的《蓝莲花》。“小学四年级他送我去钢琴考级，车载 CD 突然卡壳，‘没有什么能够阻挡’这句反复播放，像是有魔力一样，我竟把考级曲谱改成了摇滚版，手指在琴

今天的我们，还能听到来自上世纪 90 年代的摇滚回响吗？



键上跳跃的节奏都变得不一样了。”

也许就是这样从小的启蒙和熏陶，让小雅在接触各类音乐的同时，对摇滚有了独一份的热爱。读了护理专业后，小雅原以为会因为专业和以后工作的关系，让自己和摇滚渐行渐远。后来在 B 站发现三个穿白大褂姑娘舞台上拉着提琴唱《玉珍》的视频，温柔而有力量的旋律深深打动了她，让她突然明白：白大褂和吉他，原来可以是同一个人的两面，温柔的守护和热烈的热爱并不冲突。

上海疫情期间，小雅在方舱医院做志愿者。“穿防护服给患者送药时，防护服摩擦的声响沙沙作响，在安静的走廊里回荡，让我想起 Post Rock 的留白，空旷而有张力。”小雅回忆道。有天夜班，她对着监护仪的波形图哼起《霓虹甜心》，那轻快的节奏似乎能驱散深夜的疲惫。后来整个病区的医患，都学会了用拍手代替鼓点，在防护服上画音符，那些简单的图案和节奏，成了特殊时期里温暖的慰藉。

不论每天繁忙还是清闲，小雅必须听最少两小时的音乐，多数是摇滚乐，这已经成了她的习惯。“我不觉得摇滚必须愤怒，它也可以是温柔的、治愈的。”小雅说，“有一次给养老院的老人演出，唱改编版《爱的箴言》，节奏放慢了些，更温柔了，有个爷爷说想起年轻时追求爱情的样子，眼里的光特别温暖。”她突然压低声音，像是在分享一个秘密：“其实我偷偷在护士站的储物柜里，藏了把尤克里里，夜班没人时就弹《Knockin' on Heaven's Door》，琴声在寂静的夜里流淌，感觉能给那些沉睡的病人带去一丝安慰。”

如今的年代，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唐朝像当初一样给我们激情的狂飙，我们也没有办法看到何勇起初给我们朋克的力量，也再没有办法听到超载当初给我们金属的光泽，或许也轻易感受不到许巍给我们那些最初的悸动。但倾听小雅对摇滚的独特理解与感受时，夕阳正穿过咖啡店的玻璃窗，在她身上投下琴弦状的光影，温暖而美好，仿佛摇滚乐在人间最温柔的回响。（受访人物均为化名）